

60年代東歐與我們的歷史連點 《紅絲絨》音樂觀

照香港人成長記憶

來源：眾新聞

日期：2021-04-26

撰文：簡小明

奠定香港文學現代主義風格的已故作家劉以鬯曾說過，年青時生活艱難，在香港既要靠「娛人」的寫作來換取稿費生活，但他仍堅持要書寫「娛己」的作品，例如《對倒》。這賴以為生的精神補充劑，令他鍾愛的嚴肅文學終在香港文壇開闢了一大片天空。卅多年後，當時新進的譚孔文曾以《對倒》作為首部改編文學作品，往後一部又一部的作品，奠定了浪人劇場的文學劇場地位。今天，在疫症充斥，無法預知下一秒的時空裡，浪人仿效了劉以鬯，選擇做一部娛己的作品《紅絲絨》。鐵定了4月3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公演，但天知道4月30日之前的疫情走勢。終究能不能跟觀眾實體見面，已變得虛幻，無從預測。

《紅絲絨》是浪人劇場創團十五周年紅白藍演出中的第二作品，繼2019年的《湖水藍》後，藝術總監譚孔文開始整合與思索過去多年來的創作路，藍以後開展紅，但紅以後的白是甚麼，他想觀眾入場去領會。

浪人劇場的風格向以「意象劇場」見稱，多年來把不同年代的香港文學改編化為屬於劇場的語言。語言中還包含專誠而作的歌曲，樂章與歌詞都屬於劇作的一部分，其實頗貼合浪人劇場喜愛咀嚼文字、透過文字釋放能量的表演模式。由此，很多觀眾對浪人劇場的記憶，除了來自原文學的情懷，還附加在劇中的音樂作品。譚孔文形容過，耳朵跟腦袋很近，除了連接感官世界，還是一扇通往記憶的門，有些曲目有些歌韻，會不由自主地觸碰了你和我深處的、以為已忘記了的碎念。

邁向創團十五年，浪人選擇了敘事音樂劇場去慶祝。這個預設早已計劃，譚孔文精挑細選曾在改編劇作中出現過的歌曲，重新編曲及現場演唱，還添加三首全新創作歌曲《眉目》、《所有的歌都是一首情歌，所有的愛都是一場錯愛》及《貴族的最後》，他希望觀眾除了投入他創建的意象中，還一起重塑記憶，與他參演這齣作品一樣，容許一次盡情地放飛自我。

而屬於譚孔文的記憶，由2019年參與了布拉格舞台設計四年展起一直往回

倒數。再之前改編了舒巷城的《鯉魚門的霧》、董啟章的《體育時期》、陳冠中的《香港三部曲》、以及韓麗珠的《縫身》等等，他在香港歷史與個人記憶之間徘徊交織。他想述說自己與這代人或許相同的成長經歷。

而把起始放在布拉格的那段日子，因當時正值香港反修例大遊行的當下，是烽烽火火的6月份，那時的香港及香港人，心都是紅色的。身在布拉格的譚孔文，跟香港人一樣共同呼吸著，也同時縈繞著1989年在捷克發生的天鵝絨革命（velvet revolution）。他一直記著「velvet」這個字。

所有的預設卻來不及一場無了期疫症的蜂擁而至，由《湖水藍》以後，浪人劇場跟全港的藝團經歷共同命運。原定的改編劇作《一劍蜀山》，在2020年輾轉被延期至被取消。在消沉中他們找到新路向，與紀錄片導演陳梓恆合作，把《一劍蜀山》演變成劇場電影，像蜀山的主角一樣，武功雖推向了另一層次，還是仍不敵這場魔疫，電影上演的日期由1月延至4月才終得上映，還未計原本三月的及另外兩個海外演出都統統被延期。

記憶與遺忘的鬥爭

《紅絲絨》看似走出了陰霾，本星期五在文化中心劇場實體演出。譚孔文決定盡情放飛自我，他把自己進一步融入作品內，既是導演也是主演者，他把自己最純粹的記憶抽出來，他想述說家人，他在香港出身、在香港長大，兩代人的經歷，或許與大部分香港人相同。他也不想記敘與香港命運有點相連的布拉格，他念念不忘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曾在《笑忘書》寫過：「人與政權的鬥爭，正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」譚孔文腦海中再次拾起velvet這個字，天鵝絨是絲絨，是代表了該場革命並沒有暴力衝突，政權和平更替，如天鵝絨般柔滑。而東歐人民在天鵝絨革命以前，都一直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生活著，那究竟六十年代以前的東歐環境及生活狀態是如何呢？與今時今日在香港類似嗎？

在讀過喬治奧威爾的《緬甸歲月》，文中曾提及，當男主角殺死一隻狗以後，牠腦袋流出來的就像紅絲絨一樣的血。譚孔文決定，把十五周年的第二齣作品命名為《紅絲絨》，在溫柔與暴烈之間，他覺得與香港的氣氛、香港人的心態很類近。他希望透過一場音樂之旅，入場的觀眾與他一同去經歷心靈的精神旅行，重新審視與解構自己，才能明白真正的自己。